

中国古代作家研究丛书

李清照评传

王延梯 著

中国古代作家研究丛书

李清照评传

王延梯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李清照评传

王延梯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5 插页 2 字数 81,200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0094·369 定价: 0.54元

目 次

李清照的家庭与出身·····	(1)
南渡前的李清照·····	(8)
南渡后的李清照·····	(21)
李清照的思想与性格·····	(36)
《漱玉词》的思想内容·····	(52)
《漱玉词》的艺术特色·····	(73)
李清照的词论·····	(99)
李清照的诗歌创作·····	(110)
李清照的文·····	(127)
对李清照的评价·····	(137)

李清照的家庭与出身

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

——《上胡诗》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李清照之所以成为一个杰出的女作家，其天赋条件固然十分重要，但家庭的熏陶和教养，犹如种子之于土壤、阳光和雨露，也是不可缺少的。

历史为清照提供的的是一个文化空气甚浓、而且颇有声望的家庭环境。她在《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诗序中说：

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

此之“韩公”，当指韩琦，非韩肖胄。韩琦乃韩肖胄之曾祖父。《宋史·韩琦传》说：“琦蚤有盛名，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论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为学士临边，年甫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仁宗时，西夏入侵，“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

（《宋史·韩琦传》）因此，边疆人民曾有歌谣赞美他

们：“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后韩琦居相位。清照说她的父祖皆出韩琦门下，可见李家与韩家有着世交的密切关系。又说：

菱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年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如雨。

——《上胡诗》

这说明她的父祖之辈都生于齐鲁，并曾在稷下住过；也说明当时李家的地位虽然甚低，但名望却很高。这恐与她的“父祖皆出韩公门下”有关，也与其父祖具有很高的文化教养有关。

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字文叔。熙宁九年（一〇七六年）进士，调冀州参军，试学官，为郓州教授。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后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崇宁元年（一一〇二年），以党籍罢。

李格非是一位博通经史之学的学者。他“幼时俊警异甚，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宋史·李格非传》）。他的经史著述著于《宋史·艺文志》者，有《礼记精义》十六卷，《史传辨志》五卷。此外，还有《洛阳名园记》一卷，《永洛城记》一卷等学术著作。

李格非又是一位文学家。他的诗文都不错，尤以文

为佳。元祐元年时，他“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李格非传》），与廖正明略、李禧膺仲、董荣武子，并号为苏门后四学士。（见韩澂《涧泉日记》卷上）所以，南宋的刘克庄说他“文高雅条鬯有义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后村诗话》）。《宋史·李格非传》说他“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尹少稷称：“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见韩澂《涧泉日记》卷下）此虽过誉之词，但也说明其文章确有特色。他的文学著作和经史著作一样，仅见著录，不见作品。刘克庄的《后村诗话》说他有诗文四十五卷，《遂初堂书目》载有《李格非集》，韩澂《涧泉日记》卷上说他有《济北集》。这都说明李格非在创作上是有相当成就的。

李格非在文学理论批评上也颇有见地：

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李令伯《陈情表》，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是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初未尝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迈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

——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三

他主张文章应真实自然，感情充沛；作家应写真情实

感，而反对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他又说：“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宋史·李格非传》）他奉为典范的《出师表》、《酒德颂》、《归去来辞》、《陈情表》以及杜诗，都是在这方面的名篇佳作，批评十分中肯精当。所以，释惠洪说他“善论文章”（《冷斋夜话》卷三）。

李格非论文不仅尚“气”，尚“诚”，还尚“横”：

余尝与宋退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笱簪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

他盛赞孟子言道、左丘明的辞令、韩退之的文，李太白的诗以及苏轼的文，都是甚得“横”之要领的。然而，何谓“横”？他说：“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墨庄漫录》卷六）无论赋诗，还是撰文，必须摆脱俗套，独辟畦径，富于创造。否则，便不能称之为创作。如果说“气”、“诚”是思想内容方面的问题，那么，“横”就属于艺术创作的问题了。

读清照的诗、词和文，我们不难看出李格非的尚“气”、尚“诚”和尚“横”的文学观对她的影响。

清照的母亲王氏，是王状元拱辰的孙女，“亦善文”（《宋史·李格非传》），也有很好的文学素养。

清照还有个弟弟，名叫李迒。《金石录后序》云：

有弟迒，任勅局删定官。

勅局删定官，“掌袞集诏旨，纂类成书”（《宋史·百官志》）。可知其弟也是有一定文化教养的人。在南渡以后那些灾难深重的日子里，清照曾经投奔他。在弟妹中间，清照排行居长，张耒（文潜）所撰《李格非墓志铭》中有“长女清照能诗文”可证。

这样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环境，尤其有富于才情的双亲的熏陶、启发和诱导，对幼年和少年时代的清照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她在少年时便显露出不凡的才华，为她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一代词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清照婚后的家庭环境，也十分有利于发展她在婚前已经培养起来的创作才能和对文化的广泛爱好。值得庆幸的是，她所得到的共同生活的伴侣，竟是一位志同道合、才华卓异的太学生——赵明诚。这样的良缘，对清照，对明诚，都是如鱼得水，对他们各自在事业上的成就，都是个很大的推动力。

赵明诚，字德甫，丞相赵挺之之季子。他也自少就爱好文学：

正夫有幼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文诗，虽半简数字必录藏，以此失好於父，几如小邢矣。

——陈师道《后山集·与鲁直书》

他更自幼即酷爱金石书画：

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

——《金石录自叙》

余年十七八时，已喜收蓄前代石刻。故正字徐人陈无己为余言，丰县有此碑。托人访求，后数年乃得之。

——《金石录》卷三十《汉重修高祖庙碑跋尾》

明诚……读书赡博。藏书万卷，悉亲是正，铅槧未尝去手。酷好书画。遇名迹，捐千金不少靳。畜三代鼎彝甚富。

——《稽史》

明诚既自幼就培养起对祖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所以，他们能在婚后共同立下“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倾全力进行祖国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并在诗词创作上经常进行切磋琢磨，酬答唱和。这不仅在生活上使清照感到幸福美满，并使她在文学事业上可

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当时的社会里，赵家是既有权又有势的官宦人家。他们结婚时，赵家的家长，清照的公公赵挺之正做吏部侍郎，婚后第二年，他即居相位。起初，他阿附蔡京，“排击元祐诸人不遗余力”，“京力荐挺之”（《宋史·赵挺之传》）为右相。李格非的名列党籍被罢，显然与赵挺之有关。因此，清照有上诗赵挺之救父一举，“何况人间父子情”，分明是对赵挺之六亲不认的做法表示不满。当时，另一位名列党籍的大作家苏轼曾骂他是“聚敛小人”，说他“学行无取”（《宋史·赵挺之传》）。这也就可以证明清照对赵挺之的不满不无道理。

但是，赵挺之的显赫地位，却为清照婚后进一步发展自己在文学艺术上的才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丞相（指赵挺之）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己。

——《金石录后序》

看来，这一点，是清照感到满意的。

所以，清照生于官宦世家，又嫁于相门，固然在思想意识上给她打上了深刻的阶级烙印，同时又使她得到了一个能在文学艺术上顺利成长的客观环境。

南渡前的李清照

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金石录后序》

在“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的古城济南，有三个盆口大小的泉眼鼎足而列，汨汨地喷吐着清莹的泉水。它象乳汁一样，哺乳着古城世世代代的人民。这就是被人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在风景如画的趵突泉畔，座落着北宋礼部员外郎李格非的府第。一〇八四年（元丰七年），我国文学史上一位传诵千古的女作家就诞生在这里。当时，她的父亲李格非为她取名清照，后来她又自号易安居士。

清照出生的前前后后，正是北宋发展史上大转变的时期。

十一世纪后半期，在北宋朝廷内，围绕着王安石变法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由于朝政的日见腐败，财政危机的日益加深，人民反抗斗争的四起，民族矛盾的加剧，使统治者面临着危机四伏的窘迫局面。怎样挽救宋朝统治的危机，朝廷中有种种不同的主

张。神宗即位后，励志改革，便起用具有变法思想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接着任为宰相，实行变法。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设制置三司（度支、户部、盐铁）条例司，整军理财，以图富国强兵，并准备对辽和西夏的统治者进行反击。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并设军器监等。此外，又采取种种措施，改革科举和学校制度，为新法培养人才。新法的实施，使北宋衰颓的国势，出现了振兴的兆头，也招来了朝内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一〇七四年，王安石被迫辞职，一〇八五年，神宗死后，保守派头目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改行旧制。一〇九三年，哲宗开始亲政，重新起用变法派人士，保守派尽被贬斥，变法派得以东山再起。一一〇〇年，哲宗死，向太后当权，变法派复遭斥逐，变法失败。次年，向太后死，宋徽宗执政，用蔡京为相，斗争更趋复杂。蔡京既反对保守派，也反对变法派。他一入相即把原先的一大批保守派和变法派的人士定为元祐奸党，予以贬逐。一些在朝的、与他政见不合者，也都被列入元祐党籍，排挤出朝。从此，北宋王朝极度黑暗和腐朽，一天天烂下去。

清照生于宦门望族，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对她的家庭以及她本人，都不会没有影响。我们研究她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北宋的时代脉搏，隐约可感。

中国文学史上的作家，如夜空的繁星，不可胜计。

清照早在少年时代，便已侧身于这繁星之群。在她的词中，从《点绛唇》（“蹴罢秋千”）反映的生活内容看，应是她少女生活的一个侧面。在她的诗中，《浯溪中兴颂碑和张文潜韵二首》是她少女时期的作品。所以，宋人王灼说她“自少年即有诗名”（《碧鸡漫志》卷二），由下文的批评清照作长短句“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间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来看，这话当不是溢美之词。可以想见，她的创作活动是开始得很早的。

少年时期的清照，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涉猎广泛，博闻强记。这不仅使她成为一个早熟的作家，诗、词、散文都成为一代名手，为她婚后与赵明诚共同整理、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又使她对于艺术也有较深的造诣。我们知道，清照还工书、善画、兼通音乐。明张丑云：“易安词稿一纸，乃秘阁故物也，笔势清真可爱。”（《清真书画舫》申集）又云：“周文矩画《苏若兰话别会合图卷》，后有李易安小楷《织锦迴文》诗，并则天《璇玑图记》，书画皆精，藏於陈湖陆氏。”（同书已集引《画系》）明宋濂《题李易安所书琵琶行后》云：“乐天谪居江州，闻商妇琵琶，拭泪悲叹，可谓不善处危难矣。然其辞之传，读者犹怆然，况闻其事者乎。李易安图而书之，其意盖有所寓。”（《芝园续集》卷十）明陈继儒云：“莫廷韩云，曾买易安墨竹一幅。余惜未见。”（《太平清话》卷一）《图绘宝鉴》亦云：“胡夫人平江胡元功尚书

女，黄尚书由之妻，自号惠斋居士，精于琴书，画墨竹小景，俱不凡，时比李易安夫人。”这一系列的记载都说明，她是一个相当全面发展的文学艺术家。

一一〇一年，清照十八岁，与诸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赵明诚自幼酷爱金石，清照与他正是志同道合的伴侣。刚刚新婚的赵、李，便开始了共同的学术活动：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金石录后序》

相同的爱好与志趣，给这对新婚夫妇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使他们的结合具有更高尚的意义。

新婚后的第二年，李家罹祸。正在做京东路提点刑狱的李格非名列元祐党籍，被罢。清照上诗高居尚书左丞要职的公爹赵挺之救父，其中有“何况人间父子情”之句。看来，她对这位公爹是不甚满意的。不久，赵挺之入相，她恶其权势逼人，赋诗嘲之，又有“炙手可热心可寒”句。

一一〇三年，明诚出仕。此次出仕，未详何官。一一〇五年，明诚除鸿胪少卿。《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一

崇宁四年下：“十月乙丑朔，挺之既罢相，帝以挺之子存诚为卫尉卿，思诚为秘书少监，明诚为鸿胪少卿，挺之辞不敢当，乞收还成命，诏答不允。”这一官职是鸿胪寺的副职，与鸿胪卿共“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及国之凶仪、中都祠庙、道释籍帐除附之禁令”（《宋史·职官志》）。出仕后，他们在事业上有了更明确的目标，有了更有意义的生活理想：

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练，穷退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己。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金石录后序》

做了官之后，他们夫妇不是计议如何享受，而是决心“饭蔬衣练”，过节俭朴素的物质生活，以酬其广收博采天下珍奇文物之志。在有的人看来是自讨苦吃的事情，他们却干得“浸觉有味，不能自己”。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情操，是一般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贵族豪门所能有的吗？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就在明诚“出仕宦”不久，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有一次短暂的分别。这次分别，给清照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当时，清照赋《一剪梅》词，抒其别后相思之情。

一一〇七年（大观元年），不幸的事件在赵家迭次发生，对清照的生活影响甚大。这年三月，赵挺之罢相，对赵家固是一击；不几日，旋又死去，这对赵家几如塌天之祸；谁知死后三日，蔡京即落井下石，大兴冤狱，对赵家横加诬陷：

始挺之自密州徙居青州，会蔡京之党有为京东监司者，廉挺之私事，其从子为御史，承旨意言挺之交结富人。挺之卒之三日，京遂下其章，命京东路都转运使王翥等置狱於青州鞠治，俾开封府捕亲戚使臣之在京师，送制狱穷治；皆无事实。抑令供析，但坐政府日，有俸餘钱，止有剩利甚微，具狱进呈。两省台谏交章论列：挺之身为元祐大臣所荐，故力庇元祐奸党；盖指挺之尝为故相刘摯所援引也。遂追赠官，落职。

——《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二

赵挺之死后，明诚本因父丧而去官。在蔡京所兴冤狱中，既是京师之亲戚使臣都要逮捕制狱，自然明诚兄弟也难幸免。因此，清照夫妇便不得不离开东京，回到青